竹巖集

竹巖集卷十二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清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記

重脩撫州府儒學記

皇帝光復寶位以來屢詔天下有司興學以崇化本而學之興能稱上旨者蓋鮮吾莆周君瑩以水部主事擢守撫郡既至首謁夫子廟退而周眎學舍皆做

陋大懼廢墜教基遂諗諸僚佐以公錢脩之廟自大成殿東西序戟門欞星門學自明倫堂以及肄業之齋會饌庖廩之所工善材良各得其度至於文昌樓洗墨池皆治以爲高明息游之具蓋往來之人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教授李慶以書來吉曰撫郡在唐時惟有夫子廟天復二年刺史危全諷立也宋慶曆間郡守馬尋復增立學其制始備是後屢壞而屢有修之者然率皆苟簡修未幾而壞隨之未有如今之既完且固爲可久也願有記予觀理財聽獄與凡起廢決滯之方皆世吏之所用心以爲才者也然

非爲政之本用心雖勞而治不效則怒而號曰何民之難理也獨未知君子之政有易勞以爲逸去難以爲易者焉興學教士是已蓋人之起居飲食動作至於脩身爲家國天下皆自學出其教之也有師友之資有勸懲之則積而至於歲月之久其化之行則紀綱脩明其材之成則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得其士其居常也誾誾秩秩可挹而親其或臨大節也浩乎不可摧奪彼瑣瑣世吏之所用心者其效曾有是乎故古之良吏載於史籍者多而文翁之守蜀褎然爲首稱也周君讀經書尤精於詩達於政世吏之所趨

向者不暇爲其棄不務者則先之故朝至郡而夕畢興學之政以作士民文翁盖不得專美於漢也郡之人登文昌之樓以望城東有堰隆然將復合乎則爲我謝周君曰是乃天兆嘉祥以彰知本崇化之政黃裳所記第一流人物將復出矣乎於斯時尚有以須君者始爲之記修學之成使刻于石以俟

恩慶堂記

進吳城閶門可里許泰伯廟在焉有司雖歲有祀事而主廟不專以人故自廢徹之餘鼯鼴跳號烟埃蜚集大非所以禮神也居隣廟日宗榮若爲泰伯九十

六世孫請于　上欲自王之以時修除　詔允之仍復其家宗榮入拜休命退而謁予言曰荷國恩承先慶可無記耶敢以累執事泰伯德盖天下後世宜爲天下後世之所崇尚而不替也漢封爲至德侯官其四十三世孫允承爲奉嗣侯東晉加封三讓王官其五十世孫阜孟爲昭衍公迨我　太祖高皇帝命有司每歲春秋修祀事未甞加以侯王　皇上又復其家而不官之封錫之典殺漢晉遠甚然崇極之意則非漢晉人所能知盖泰伯以天下讓者也讓以天下而侯王之豈其心哉祀之可也以讓德傳世而官其

子孫後將有利榮名而紛爭者起紛爭之釁以貽先賢羞盛世之君爲之乎復之可也祀之俾神安復之俾不爭崇尚之禮嗚呼隆矣宗榮尙慎修厥德於爾祖無愧則恩與慶殆相與爲無窮也

武昌府儒學進士題名碑記

湖廣按察司僉事同年劉君叔容以書來言曰巡撫右副都御史白公倡脩武昌儒學巡按監察御史江君元勲實贊畫之既成又欲取郡士登名進士者刻諸石以傳不朽敢累子爲文記之子能不辭士何如其爲幸也予惟進士起於隋盛於宋至國朝爲尤盛

其間勵名節樹勳業煥然屹然與日星爭光與穹壤相爲無窮者固不待金石之傳也而庸陋無聞倏如烟雲之飄盡者雖金石豈能固其傳哉況物之有形者必有敝金石有形者也而欲托之以不朽其可乎歐陽公嘗言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信然矣雖然國朝取人非一途特寵異者進士耳刻石于茲使後之學者觀之知通經博古之爲貴而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古人勸學之遺意也夫爲政能用心於勸學可謂知本矣是不可無記遂記之

重脩蔡忠惠公墓記

成化六年春四海多以災沴奏聞當宁 皇上既自省厥躬又召內閣儒臣共圖治理以為莫要於選大臣巡行天下凡民間利病可興可罷者皆許便宜行之庶幾格天心召和氣以康惠億兆民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滕公白明在選中乃奉 璽書建節以來吾閩首訪百司吏以貪殘著聞及衰耄庸儒不事事者皆斥去而褒奬廉勤慎厚者使益修其政與太平之治以上副 聖天子敬天勤民之心既又周行諸郡過興化僊遊之楓亭見道傍有巨碑刻云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神道怵然嘆曰此非嘗為四賢一

不肖詩世稱直臣者耶遂下馬周視其墓蒙翳榛莽中亟發從吏馳諭分巡按察司僉事周君讃俾督所司脩治之於是周君與知府蔣君雲漢討其所需木石幾何匠役幾何凡既備乃以夏六月始事先封塡頹壙次作享堂及兩廡儀門繚以周垣又復旁近地入於豪家者僕植繁木以障風雨礱石刻歐陽文忠公所撰墓誌立于堂中而以冬十月畢工方其經始也或謂公墓在赤湖蕉坑而此爲非是按墓誌載公葬于莆田縣將軍山豈當時地屬莆田後屬僊遊因此近有古將軍墓故名將軍山今鄉人呼爲蔡山則

因公姓而得名又况有碑石題識可据則此爲公墓無疑赤湖蕉坑去此六七里則其父母之墓文忠公亦嘗銘之所謂其里慈孝其岡平井即其地也歷歲既久地里紛更爲子孫者尚亦遺忘况鄉里之人得於傳聞者安得不謬誤哉任其事而考視詳審者蔣君協力而成者同知習君襄推官李君俊莆田縣知縣王君玉也既成合言屬予記予惟昔趙清獻公知杭州請脩吳越國王錢氏墳廟葢以其能保障一隅臣順朝廷故也若忠惠公持行端直學博而粹於文立朝爲謇諤之臣在外有神明之政風聲氣烈薫被

祭祀飲射以觀其容節有出兵受成告訊論獄之法以習其材諝果於振起而自脩者有勸或悖傲而不率焉有懲至於摩揉陶涵之久皆能明義利惇彝倫進而列於百官隨所施爲無不得其宜焉其才行之尤鉅者使之握持鈞衡談道禮樂於廟堂之上出而秉節鉞導揚天子威命於荒裔之外而天下萬國之人舉被其澤歌咏以嬉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咸願見而傾戴之旂常鍾鼎傳載其聲烈以播之於無窮其爲教之極效如此古昔有國家者未嘗不以興學爲首務而我朝尤眷隆焉蓋自　太祖高皇帝受天

院至正六年縣令朱潛盧教諭陳文通復建廟學尋毀于兵燹二十三年縣人劉廉龔永共建崇仁書院二十五年郡守楊希古增修之國朝洪武二年縣令劉克明撤書院為廟學以應　詔令永樂十一年縣令曾成烈教諭陳子良重新大成殿正統二年縣令盛勳訓導余儼重新明倫堂然皆因舊址為之地側而虛其規制又隘而陋歷世既遠莫有能出意見而改圖者比者奉　勅提督學校僉憲豐城游公大昇相度山川面勢於東向為宜乃與郡守無錫盛公府望其謀改建經始成化五年冬十月以六年春三月

畢工前臨鳳沼鷄山後據貴峰天馬其左右有鼓山筆峰皆若踴躍而來趨拱而附氣象雄深方位亢爽蓋一邑之勝處也廟自大成殿及兩廡重門學自明倫堂及講誦齋饌庖湢之舍咸備以固其費出公帑羸錢及好義之士來助者未嘗斂及於民其制弘敞華麗加于舊遠甚董其事者縣丞陳隆相協之者主簿陸義教諭陳源訓導鄒觀安也盛公以書來屬予記其成竊惟光澤之爲縣僻於百里僻在萬山之中岡坂陂絕居人鮮少朝廷建學設教與他郡稱雄麗者等蓋不鄙其民而斯待之厚也縣之人士亦厚自待

服儒衣執經書來學者常及額數不欲自外於教化
巍然其間未有衰然號稱俊才者出爲前之爲郡者
無作興之功如韓昌黎所謂博士弟子咸役於有司
名存實亡失其所業抑亦如曾南豐所謂有聰明朴
茂之資而無教養之漸故人物若是之曠疏也今盛
公爲郡輕徭薄賦尤厚於爲儒之家游公提學先德
行後詞藝摩操遷革得寬嚴疏密之宜繼自今游於
學者必求道德明秀才學克博出而用於世偉然有
勛名可頌而傳則朝廷之所期待與二公之所作興
教養者斯不負矣光澤之士尚懋勉哉昔儒公修泮

寔於詹詩詠之文翁興儒學於蜀史贊之使光溥之士果懋勉焉克底于成則豚贊雖予所未能嘗勉爲二公作也姑記之以俟

鈍軒記

天順丁丑進士林君治一室於右長安之衖巷高廣尋丈許華堊不施襟蔽風雨每退朝宴坐其中披卷對聖賢語侵夜不能休瘦外事一謝絕不問而自號曰鈍軒大書扁于室客有疑者過予言曰金之爲器利者用鈍者棄鈍之名於幽岩遂谷之中困躓淡泊者所宜取也林君方離蔬釋屩班榮薦紳日駸駸於

用也謂鈍可乎使誠鈍也鑠以火淬以清波而磨以他山之錯夫何患不利于曰古君子厚處已而廉取名柳子文章絶古今而名其所寓曰愚溪朱子明道學爲儒宗而自號曰晦菴盖實浮於名也林君性頴敏博極羣書而尤深於子史操觚爲文詞能洗削纖巧以復太朴之風居家爲佳子弟出遊庠序爲秀傑人賈勇提文場爲名進士即其有不能外而能內任以事不能小而能大鈍者能如是乎顧世方競於儇利舌如轉丸恣談劇辯趨步揖讓于于綏綏視權寵所在不啻水就壑而下猱緣木以升兎之走而鶻

落也同者喜之異者疑之諫者疏之笑者怒之宜窴焉蹈陷危而卒陥敗僇盖不勝其醜矣此林君所以恥今之利樂已之鈍進而攷古之愚與晦者不爲名而務其實也不然鈍之名雖髫髻之童猶不欲受而彼獨安之乎客謝而退乎筆問答之言於簡藏以自儆他日林君來求記其所謂鈍軒者遂舉而授之君名檗字從信新會令東洲先生姪乎少從先生學而資麗澤于君也故能言其心云

詒穀堂記

君子有穀詒孫子詩魯頌之言也雲間丁君孟威取

以名其所居之堂蓋其詞意質而勸戒深古今稍知讀書者無不道此以爲子孫訓況賢如丁君哉竊惟穀之爲義善也人之善天之所詒天詒之而我又將思以貽於子孫則所以存之者旦兢兢而夜未嘗息也使夫力之所就未毫末而遝以丘山之心承之幾何能有益哉然則謙者存之盈者不能也寡欲少取可以爲安而饕慕之殷禍斯集矣然則廉者存之貪者不能也失畔而怡愉枉步而迂徐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讓者存之而爭者不能也謙而戒盈廉而戒貪與其爭而得於人之多孰若讓而失於己之少此

丁君所以存也抑所以貽與丁君宅纔數畒無崇墉廣廈之居桑麻果樹依約可數日坐藜床披閱古今圖籍疊疊忘倦有勸其務生殖者輒麾使去閭左輩咸以迂目之而士大夫交口道其賢子溥善承家訓行稱其文舉京闈第二人聲譽欻起將進登顯仕取寵命以光榮其親視夫谷量山積之家不旋踵而子孫廢敗其賢否相去何如哉溥寺所取士也今自太學歸省過寺爲別且以文請遂記之

江湖清趣軒記

浙之建德有隱士曰士衡者姓滕氏始祖膺宋僕射

尚書贈銀青光祿大夫其後相繼業儒有顯仕至隱
士負高節屏跡山澤中邑大夫知隱士有過人之才
欲起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浙東西凡水石佳處無
不遊騷人韻士及四方在來賓客之賢者皆與之交
際未嘗有所忤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凝然無所軋
于中與人言以詩酒爲娛以窟山宅水爲生事而於
聲利淡如也嘗遍閱古今史傳紀載人物考志意與
已同者一嘗望耳遂襲其號曰江湖散人晚歲倦于
遊作一軒於家之旁隙地題曰江湖清趣日邀客賦
詩詩語頗清絕蓋江湖之景觸于目契于心者之所

爲也既而因樂甚顧其身自少至老得優游於太平無事之時皆君賜也思欲爲報則駸駸乎老矣遂遣季子志學讀書劬勞于時志學今已舉鄉闈升名太學炳炳有才譽其所以承父志以報君賜者可量哉夫安窮約而不移於物者節也處江湖之遠而不忘君者忠也節與忠皆予所喜談者爰述以爲江湖清趣軒記

綠疇軒記

春坊大學士嘉禾呂公逢原退自禁直過潛言曰吾姻友朱孟寬構軒於所舊之前以時休息名曰綠疇

吾向時屢遊其中愛其勝或飲淋漓或歌激烈或靚
觀微步徙倚旁皇得於耳目而樂之於心窮日夜而
忘返也今别數載而孟寬死矣重其人而思之非文
不彰用屬予記之因問其人曰性冲靜不妄言笑治
家肅如公庭與人交傾寫肺腑凡事謹然諾未嘗食
言常長萬石民有逋負多假之雖倒廩不惜故身雖
韋布而惠澤及於人問其軒之所有曰經書子史古
今名畫與凡樂賓之具克牣於中敞其前為庭植以
奇花美木有山水佳致問其軒之所以名曰軒有周
垣疏其南為牖以臨平疇漫野方禾苗秀碩舒青綴

綠之時而軒之構適成斯所以名也軒之景其指如此若夫烟霏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晴晦變化之不齊雖有知者亦莫能窮其狀而名之潛惟山川不必皆廬阜洞庭也以人而勝愚溪雲谷僻於偏州下邑而天下聞其勝非以人耶人不必皆貴仕也以德而重嚴光周黨之徒隱于巖壑老死蒿萊而天下聞其名非以德耶綠嚋特一軒耳談嘉禾之勝者歸之豈嘉禾之勝盡於二軒以居軒者孟寬而重孟寬者公也昔柳子謂地雖勝得人而居之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其信然哉潛未嘗識孟寬而於公之

德則厭服矣知公之所重者必非凡流故爲記于軒壁

風木圖記

烏山鄭君重光孝愛出天性事父樸菴母唐氏能喻顧指既而擢秀于鄉去爲浙江平陽訓導欲迎致父母就養官所顧川浮陸走非筋力衰憊者所能堪乃積俸金寓歸付其弟重華具膳羞爲朝夕養又作一軒植花卉於庭日奉父母遊玩其中以爲樂也天順丁丑正月七日唐氏歿重光歸守制未逾年樸菴又歿則戊寅六月二日也方唐氏歿重光猶幸有父在

堂可以致養不意又奄逝矣可勝痛哉重光服闋當謁選吏部求善繪者作風木圖持以行寓思也既抵京需于言記之昔孔子聞臯魚哭甚悲問其故對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遂立哭而死當時以孝稱垂名于今尚不泯也重光今之臯魚寧不有感於木上之風乎夫欲靜者木之性而風不止則天也欲養者子之心而親不逮亦天也天吾如之何哉付之長慟而已然慟而死者上下古今數千年獨見一臯魚豈他人不能也顧其孝猶有大於此者故忍慟以圖之使一死足以盡孝孰肯不爲臯魚哉蓋

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聖人嘗以是爲教也　國朝凡臣子能移孝爲忠大有勳勞者皆封贈其親使有榮耀重光尚益勵教事使賢才輩出與古蘇湖並稱異時進大位以取褒贈之典爲泉壤之光則没者不没而不養猶養也風木之思於是乎可少慰矣姑爲記以觀其成

鼠記

有故人來自洛中惠胡桃一簍藏之置于臥榻之側爲羣鼠所竊未之覺踰數日命僮取供客僮走以殆盡告誅張獲掩之是詭遇之術奚宜爲將發其穴盡

洽懷奸以附勢通賂以祈名雖爲民之父母而實爲民之仇讐此司郡邑者之饕玩也德澤不流幽枉不達喜將迎疾廉直貪饕無厭坐糜祿食此任藩臬者之饕玩也至於持粱齧肥躍馬疾驅峩大冠曳長紳揖遜廟堂之上而能進賢退不肖者幾何人徒依附以固寵詭辭以逞威陰陽愆而不調民生悴而不救盜賊起而不知夷狄橫而不攘俾天下疾目而睨欲恨而不敢言此又饕玩之甚者也夫人靈於物有羞惡之心所爲尚一至於此況鼠爲微物何能有知乎鼠之所欲訴而不平者其在此乎此之不訴而獨彼

之詬乎詬之可去何所顧忌而不詬乎詬之而不聽徒激之而愈滋雖詬亦何裨乎嗚呼已矣乎其將若之何乎標臆三嘆作鼠記以自戒

移竹記

買小居植花卉數十品光翠可人然猶以無竹爲未快乃就丁仙官與明處移數莖植于軒後開北牕以臨之又就叢內翰大章處移數莖植於軒前前後相映皆當花卉之中竹之清標雅韻類大賢君子他植物宜環拱承順無或抗也移之日適烟雨霏微柯葉鮮潤翼日輙揚甤布綠欣欣然意若以爲托根得所

而予因之滌去凡累益增曠懷蓋人物兩相得也昔人謂移竹必用辰日又以五月十三日爲醉竹日移之多蕃殖以予觀之高山出雲而雨澤降此移竹時也若必濡滯於日而遲遲旱魃爲虐水涸土焦幾何能蕃殖也矧士者之居不可一日無竹方意之所欲得而猶趑趄以待日時猶欲用賢者旌帛已具而曰時未可也姑徐徐云爾其可乎哉若夫席珍待聘進必以時在賢者不可不自重也作移竹記以自觀省亦欲以聞於操用賢之柄者云

盆魚記

竹巖有瓷盆養小魚數尾其一稍大者時時奮躍投于地意若不能安升斗之水適子見之歸之盆中一夕風雨作又躍出翼日退朝歸視之則鮮鬣傷敝困頓甚矣遂別取一盆添以清泠竟不能活嗚呼人之不能循常守分而妄意於外求其不至為此魚者鮮矣哉

改建李忠定公祠記

邵武郡學東故有宋建炎丞相李忠定公祠淳熙中教授徐元德建晦菴朱夫子為之記其後遷改不常以至於廢迨我　朝正統己未郡守徐述復建於舊

坐吏部尚書王文端公爲之記成化戊子　詔有司歳春秋享祀蓋因教授張君濟之請而郡守盛君顒同知王君琳通判劉君貫遵承唯謹又訪其後之秀穎者進爲學生且盡復其家以稱德意旣而盛君又欲新公祠致仕都憲郡人陳公洎郡學師生請以學旁佛舍曰化城院者改爲之提學僉憲游公亦慫慂其成方謀始事而盛君以朝覲去及歸更任延平遂不果庚寅之秋廵撫都憲滕公蒞茲郡謁拜公祠舉公忠義風厲諸生諭郡守馮君孜封植李氏墳墓且進其後於學者數人諸生因白向者改祠之事滕公

即詣化城院見屋宇猶完整不假修治遂撤去佛像奉遷公之神主於其中祼獻妥侑如法郡之人士來觀咸欣躍以爲宜焉君謂茲盛舉不可無傳乃走箋致縢公之意屬潛記其事潛惟李公學行純正負天下重望以一身去就爲國家之安危其忠義誠切見於奏議而措諸行事者已震耀一時傳至于今雖庸夫俗子猶能誦其勛名欲䟦見之而不可得又有宋王之文實在于壁其出處始終載之詳矣潛復何言顧惟古今人物如公者盖不多見當時小人側目讒言蠭起使公屢遭竄斥不得盡用其才於世而宋業

卒至偏安於一隅重可慨已夫讒邪之能壞人國也如此有天下者所宜深戒覆轍信任忠賢以爲長治久安之計不使讒言得以間之而委質事人者當勵公所爲不以讒間之言變易其節以至於失身而忘君此潛之所以欲見於言也况兹毀祠非特表崇忠良爲可紀而不惑異端不費民力皆世之爲政者所不能及也遂具書之俾刻于石以示來者寓潛景慕先哲之心云

竹巖集卷十三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十六世從孫亭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潮　重校梓

傳

封大理寺評事方公傳

公諱智士學其字也姓方氏號拙翁其遠祖閎自莆城烏石山徙杜塘宋時有峻嶠兄弟相繼登進士俱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時號金紫方家公峻之後也公

生未冠父母皆棄背去兄又從戎西蜀家之索幾不能支公勉自樹立不十載即完舊業乃曰百頃良田不如教子之賢毋歲禮延名士于家塾爲諸子師資給之費雖至傾囊無吝色性觥觥不隨俗低昂鄉耆畏其直歲凶發粟濟隣里不責其償貧者懷其惠常修永利陂泊延壽楊公諸橋多用已貲士大夫高其義至於公府有所修造必趣公督役功成民不知勞兩官稱其才無異詞也兄自蜀還省墓敬事之如父及去厚貲送之後數歲念兄久違奔馳萬里道慰兄于寓邸踰年始歸居家好修潔祀先會客之堂與夫

庖湢之所皆整比可觀别構軒於灌木之陰坐卧其中或誦詩或讀書至老不少倦尤好觀通鑑綱目對客道古今人物賢否治亂成敗事傾珠出囊纚纚不絕有識見善慮事宗黨人咸咨以决疑有司之政不能通者往往延問故居雖泉石而門巷若喧嘩然其心則淡如也公負高節未嘗仕以子貴封文林郎大理寺評事天之錫予善人其信然哉長子述發解鄉闈拜潮州同知季子逵舉進士拜大理寺評事諸孫皆秀異知向學公之慶蓋未艾也生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卒以天順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得壽七

十子嘗從公杜塘上爲山水之樂又與同知同遊太學而於評事又官同朝故知公之善稔矣用論載其事以傳使人知易貧爲富與夫不仕而官皆非倖致也然公之爲善初非有所期而天自應之或者善有未至而先懷覬天之心不亦妄哉

螺江吳氏二先生傳

閩之螺江有吳族舊矣世讀書寄跡於耕其入仕則自宋廸功郎日新公始仕而顯者則自今工部右侍郎克禮公始克禮公又荷　恩典贈其大父伯宜父從善二先生皆工部右侍郎祖母王母陳繼母鄭皆

淑人於是吳之門益大而世德之美益以流聞伯宣先生諱義號淸隱天資疎宕家有貲捐以卹人人之所有毫髮不苟取名人巨士過其門必留飮傾倒竟日或以爲煩先生笑曰吾欲使子孫侍左右習聽淸言其可畏煩謝客耶或勸之仕則辭處烟霞寂寞之濱淡如也從善先生諱順少事父以孝聞父歿治家一遵舊訓獨稍闢田產慮子孫日多無以爲服食資也庭有荔樹森碧可人日坐其下引觴酌數杯歌古詩詞音節琅琅徹戶外間乘竹兜子尋湖山佳絕處調琴引鶴爲樂有俗子過與言輒郤謝性嚴整好面

長短人理有不直者多就正焉螺江之上至今藄

有敦風嗚呼二先生皆有德善可稱惜其皆負節不

起不能有及遠之澤而僅化乎一鄉也然克禮公偉

有祖父風烈出而遭際明君致位顯融其施之及於

遠者果孰為之哉嗚呼嗇于身而裕于後二先生可

無憾矣予觀世俗之所喜談者奇絕難繼之行也以

為必如此然後可以獲天若吳先生父子同被　寵

命泉壤有光獲天之報厚矣攷其平昔所為皆人人

可跂及者故論次之以為世勸

樸菴林先生傳

樸菴先生諱勤字克廣林姓唐孝子攢其遠祖也曾祖睦祖善同元省試第七人官泉州書院山長父士敏舉洪武癸亥鄉試陞太學擢署大理少卿改戶部郎中歷任南京淮安知府嫡母柯氏母曾氏先生風度清遠嫺於詩文求者屨不絕戶外山水佳絕處無不遊遊必吟號終日不知倦其持行尤高故詩文益因以重士敏公入仕時先生年尚幼侍柯氏居家旦暮上食飲外坐藜床翻閱經書街童巷子迫與言輙麾使去年二十四舉永樂甲午鄉試時士敏公已歿柯氏嬰疾奄奄在床不敢去左右及柯氏歿始赴禮

部會試分教浙江嘉善嘉善乃新創之邑學舍百事未備先生諭大姓聚財爲之不二年而就緒教諸生有矩度先後出而仕者不乏人秩滿丁曾氏憂服闋陞江西奉新縣教諭其所造就之士視嘉善尤盛先生老益進學屢應聘爲文衡同考鄉試者二同考會試者一得士皆一時名人年七十以老辭位去去之日囊無餘貲惟縉紳大夫所贈詩文數軸自著詩文二槀古琹一張書數卷而已人或憂其遠道無以爲資先生曰吾雖老視吾胸中耿耿者尚存所至必有合矣于贈詩有高懷山谷吟鷗社老節秋崖賦繭窩

之句先生撫掌大笑曰子得我趣哉遂飲酒盡醉而別抵家三日以微疾卒先生之歸莆耆舊方喜有所與游而後生晚輩咸幸得見老成人以爲觀法詎意天奪其年惜夫予念士君子清才雅操如先生無幾人不可使與鬒髮誼輩同泯泯故述其平生大槩爲傳貽子孫使傳焉

韋軒林先生傳

吾莆九牧之林有號韋軒先生者諱珪字崇信居城東烏石山麓高祖諱尚孫祖諱棄興化府學訓導父諱應鳳世以文儒名至先生之兄絅齋公永樂丙戌

舉進士第一人爲翰林修撰遷侍講其文儒之名益
振以違先生幼從公學甫冠盡得其所傳遂開門授
徒年二十四五大肆詩文下筆輒驚老長者工楷法
間爲章草皆可觀嘗侍公遊京師縱觀山川之勝及
歸才益奇而學益入於老矣泉州守胡鼒聞其名薦
爲其學訓導泉素無賢師士子多廢學先生至力奬
誨之自是往往有登科第而仕者庚子秋湖廣聘主
文衡所取士皆衆所推讓後多階顯融公沒尋便歸
爲之經理葬事撫諸侄無閒言先生性嚴毅於人寡
諧偶然遇才賢者溫溫與言惟恐其不親已也在官

得疾昇歸卒于家實癸卯二月二十二日也卒之時
泉諸生皆來吊祭哭甚戚里巷閭累月有嗟悼之聲
蓋其平生有行檢故爲人所感仰如此配黃氏後六
年卒子男三長統甲戌舉進士選爲御史辭不就除
冀州知州以廉惠得民陞淮安府同知次緒次紀皆
知學愼禮節女二人長適訓導李純艮次適方定孫
男七人茂榮茂春茂昌茂蓁茂華茂奇茂達
論曰綱齋公天分甚高學甚博其爲文甚富而奇一
時擅才敏者皆以爲不可及而先生能繼之並有聲
稱可謂難矣然公擢掄魁入翰林其爲學得施用於

朝廷其歿也人猶以爲未足以盡其所藴矧先生竟老於一庠之教哉悲夫

贈翰林編修陳公傳

陳公諱潤字德潤實姓商其大父諱賓號望梅居士遭元季之亂易今姓自嘉興避地于長洲父諱驥母丁氏公生尚幼父母相繼歿鞠於大父稍長自知攻書業業成郡強辟爲從事持已廉慎有惠利及人得官且有日然非其好竟謝去日與淸勝者上下山水爲樂里人趙子華將粥女遠方公聞厚貽以貲收女育之及笄嫁爲彰德府同知翟某妻其他藥病賻死

賙貧恤孤之事甚多人初疑其特勉意一時要名鄉黨久而知出於誠乃嘆服以爲難燕人多媚佛求福田利益施錢至傾囊不恡公獨無所與常曰彼爲吏敎吾學儒者可尙之耶宣德初姻家彭士能狀郡守李綜不法愬於巡撫胡大理胡私綜罪彭誣及公併械赴京師竟白以歸既而胡復奉　命治暴民者公與彭爲所執論以死法及　廷辯得減謫戍遼東留長子鑑遊學京師挈妻及幼子以行至謫所閉門讀舊書雖貧困不苟取將士皆重其賢至以先生稱之以正統巳未二月七日卒距其生洪武癸酉八月八

日得年四十又七槀葬于盖牟城南後十年鑑舉進士爲第二人擢翰林編修進修撰博學工文詞廣充經筵講官多所輔益君子稱公爲有子也爲編修嘗拜　制命贈公如其官使朝鮮過遼因啓士奉公柩歸葬于吳縣伏龍山之原予於鑑爲同僚又多交吳中薦紳士得聞公之行最詳故爲傳以告于陳之後來者使圖不辱云

論曰公性峭絕少容人然於大賢君子遇之未嘗不盡禮可謂士矣方其被謫也單窮遠寓如水中浮苴人皆謂其落莫將不可復振孰知有今　日哉盖爲善

獲報天道非可誣也彼能獲人於死者勢赫赫可畏其覆敗不旋踵嗚呼世之人觀此宜亦知勸懲矣

鄭處士傳

處士諱瑆字文圭鄭姓鄭故懷安之斗門村名家元有曰沙里者爲閩清山長其四世祖也曰德光曰信者俱隱于儒其大父父也處士爲兒時寡默端重屹然如成人十歲喪母事繼母孝愛天至雖屢被呵譴而旦暮承奉彌勤母竟感而憐之甫冠又喪父哀毀骨立幾不可生時家甚單窶辛勤萬狀始克襄葬事撫弟妹婚嫁俱不失時中歲念舊業凋耗徙居郡城

南力治生事積數歲家用裕饒歲節哀祭殽品必致豐絜曰事死如事生也遇鄉耆老恂恂執子弟禮曰見父行猶見吾父也人有以不給告者輒賙之曰仁同類以全吾天也永樂間會府鼓造錢幣有二役夫以稽程日被拷掠不能自存處士衣食之以終訖工好讀老子書與人談多用書中語蓋其性幽靜默有契也晚益慎持寡諧偶疾世之競爲儇利者雖親故亦遠去嘗賦詩曰世人皆巧我獨拙巧者徒勞拙者逸但願子孫拙似予世澤綿綿永無極因自號爲拙老日惟挾僮奴過一二三知巳處飲酒談笑時爲歌詩

以自適卒時年八十有五奔弔襚者塞門戸由其平
生表表風節有足以感人者彼世之挾鉅勢負高貲
其聲赫然死之日一客不至亦獨何哉嗚呼於此可
以觀處士矣處士生三子賜濟建建秀發好學舉宣
德庚戌進士　詔選爲庶吉士讀書翰林既而出爲
郡判陞浙憲僉事隨所至著廉問人謂有父風云
太史氏曰士君子貴忠於有位而幽岩邃谷之士無
譏焉鄭處士杜門養晦拳拳焉以賙貧濟患爲心又
勤訓子使出而效用于時是所謂懷畎畝之忠者矣
彼有位而尸素者眞可愧哉

竹巖集卷十四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湖　重校梓

墓表

修孝王處士墓表

修孝王處士諱俊字廷彥號懷德常之武進人爲福建延平府同知友諒之孫兵部武選主事贈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守正之子今南京翰林院學

士與之兄也母朱氏封太宜人初兵部以選入太學處士年纔十一留侍太宜人于家幹蠱勤勞蚤夜能不廢書業羣兒誘與戲劇謝不往獨從耆彥者遊言談進止偉若老成人延平父子相繼爲廉吏無殖產處士以儉薄承之家用不落久而積有餘裕嘗出以賑窮乏而尤厚於姻族之人兵部年逾六十即致仕歸性最樂客雖不喜飲酒觴客必至醉或一日客不至處士必分命子弟邀致以適其歡嘗構凉亭燠館羅布別墅兵部與客時吟笑其中怡然忘其老也兵部没事太宜人益謹郡大夫聞其孝嘗下其廬而處

士未嘗輕至公庭有所干焉成化改元學士君念母
老求去南京便迎養既得　命即遣子沂奉迎太宜
人初不許沂請益懇乃治裝處士自外來見之泣數
行下悽然竟夕介諸姻友寓書學士君勸止之太宜
人遂不果行明年處士遘疾久在床蓐又明年太宜
人病癱家人隱閉不令知閱數日頗覺即長號強起
欲往視起而復仆者三太宜人癱雖瘥而處士自是
疾甚不可為丁亥七月二十六日卒得年五十又三
其鄉友相與最其行私謚曰脩孝謚雖私而施之處
士則無媿君子以為公也處士初娶楊氏再娶孫氏

皆先卒子男四日澄歛而知學爲邑庠生曰浩尚幼
其二皆早夭女三嫁薛琮卞訓沈鳳儀澄卜以巳丑
三月某日葬處士于邑定安西鄉裴巷村先塋之次
以楊氏孫氏從焉學士君頊來京師請予爲文表其
墓向予嘗過處士之門挹其容溫而恭聽其言簡而
有章觀其酬應外人無貴賤賢愚皆中節所治軒館
臺榭竹石花卉之屬皆修整有方左右侍御之人竟
日供事雖勞無怠意於此見處士之賢足以有爲而
爲之僅見於家不及施用於世爲可惜也然猶謂天
必昌之以年使其脩於身者老而益進以善其鄉之

俗如庚桑子之居畏壘連舜賓之居應山則又何必仕哉嗚呼今其已矣既不得于彼而又失之於此此學士君所以欲見於文以長其聲而予以相知之稔亦欲有所述遂表之

封太安人甘氏墓表

豐城游氏有號雲山處士贈刑部福建司主事諱爾思者配封太安人甘氏爲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豐城開國伯伯禎之裔孫處士伯祥之女母孫氏生洪武丁巳某月某日卒天順戊寅二月九日享年八十又二葬邑之樠山南角樞源坑之原子男

六長懋次麗次明次盛明舉進士爲刑部福建司主
事陞員外郎又陞福建按察司督學僉事其季成旦
庶出也成先卒女四皆嫁爲士人妻孫男十六直邦
貞理舒英寧賢彥靜棨京操幹勛立俊邦貞即雲山
墓銘所載名正者以鄉貢進士任湖廣應山教諭理
亦鄉貢進士英棨俱早卒女十四曾孫男八女三太
安人性淑慧爲父母所愛歸游氏厚資奩然不以驕
其夫屏華崇儉愼以禮自閑相夫事舅姑能盡孝敬
撫諸子均嫡庶無異心毎推有餘以賑艱窶而尤厚
於內外姻屬雲山好下士一時號名勝者多從之遊

太安人日治酒殽務豐潔以承夫意晚歲以明貴承
荷　褒寵鄉里皆榮之而家人未嘗見其有喜色嘗
寓書誨明愼治職以報國恩明亦善遵母訓飭身蒞
事不少愆于度士君子稱明之賢必及太安人則太
安人雖没猶不没也明近自福建來獻最間語予曰
學士安成彭先生既為吾母銘于幽坎其墓上之石
未有文屬意吾友久矣幸勿辭嗚呼古先王之治有
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故雖遐陬僻壤閭巷女婦有一
善言懿行皆得章顯於世傳之無窮自漢唐以來朝
廷之所旌異者惟貞烈奇詭之婦至於淑柔愻慎秉

持倫行之常者多湮鬱無聞遂使天下皆趨異厥常而中正之道頹廢殆盡不可復也故予於太安人特表之使有感而興焉

贈孺人顏氏墓表

贈孺人顏氏廣州府南海人贈文林郎邵武知縣月菴居士諱某之女南京兵部主事諱宗之妹香山醫學正科贈文林郎大理寺左評事陳公諱某之配生以洪武丁卯六月初八日卒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又一墓在番禺永泰里佛塔岡葬以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日有男四人長騏次驥次

駿次驊女三人顏氏為邑令族孺人自少習詩禮婉娩有容節性慧女工不資訓而能及嫁陳氏也其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食寢不能甘其舅姑曰自吾得此婦吾家益順穆焉其夫曰吾遠求祿不失孝於父母者以有吾妻也至生子而成為士能振其家則又曰吾母能慈誨我也內外族親若州黨之人皆以其父母舅姑夫子之言為信而凡為女為婦為母者無不慕法孺人之行其為之不及者則深以為媿也孺人卒既十一年為天順丁丑驥登進士第為大理寺左評事尋得推恩之命又十一年為成化丙戌驥陞

江西按察司僉事來告于日騏少多疾甫冠患滯下經四旬不能食吾母朝夕焚香哀祈于天及愈而母兩鬢皤矣騏以不肖多詒母憂又不能昭母之善於世悲痛奈何敢累執事爲文刻置墓上俾永永有傳則加惠于我存没者蓋鉅矣于與騏寓邸相隣出入於朝恒相遇得以扣其胸中所存而知爲賢理官又重其喪親既久而悲不衰爲孝子故勉爲序次之以慰其思而系以詩曰

穎之淑女陳之嬪篤成於好惟振振　帝嘉其子列朝紳有煌　寵命賁幽窀世日以遠善不湮後有考

者視茲珉

監察御史周君墓表

監察御史常之無錫周君以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四川之叙州官舍得年四十又七明年有司爲驛致其喪歸葬于故鄉某山之原其同官廣東蕭康民既爲之銘又明年其子楫走京師持事狀謁余言曰銘之藏以永吾先君于不朽不若揭之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吾先君舉進士於執事爲同年敢以請君諱清字本澄蘭臺其號也曾大父諱賢大父諱興皆仕元爲萬戶至 國朝父諱福不得世其

職例以介胄之籍編戍南京江陰衛生君于戍所幼
輙自取書冊從倫輩之長者習句讀父異之遂令學
爲塲屋之文不勞師訓而能年十六充應天府學生
正統丁卯得雋鄉闈景泰辛未中進士第爲翰林庶
吉士讀中秘書尋歸迎父母就祿于官朝夕敬養無
違禮越二年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其持身蒞事無一
苟者逆虜犯邊君奉　命守小龍門飭將士甚嚴虜
不敢近時天久旱君齋沐禱于神雨霈三日禾大熟
民以無飢連遭父母喪哀痛幾不能生服闋調南京
浙江道嘗以公事宿會同館夢人稱寃者三詰其姓

名曰我孫四也備道其妻姦惡事覺而錄之庠察餘
半載始得其人執訊即引伏城中驚誦以爲異天順
癸未奉　勅往四川淸理軍政具奸弊數事以聞朝
廷榜行天下咸稱便其卒也蜀人多哀之至有出涕
者配某氏有淑行生楫克邑庠生生二女長嫁殷昭
次在室嗚呼君同時入翰林者劉幼顯王廷貴吳滙
川周廷傑戚文湍張邵齡呂景熙王惟臣劉紹和俞
振恭商世英楊維新董大章張振烈樊景瞻林孔滋
張廷圭金尙德鍾景淸田尙賢章翔鳳楊永明張廷
璽彭中孚劉世亨江東之及余凡二十八人方其相

聚飲酒論文賦詩爲樂不自知其爲幸既而沒者六人幼顯廷參文滿孔滋世亨及君廷貴景熙世英廷璽相繼去南京邵齡廷圭翔鳳永明相繼遷外任滙川以病歸惟臣景瞻以憂去尚賢以事廢其在京師者予與紹和振恭維新大章振烈尚德景淸中孚東之僅十人又各有職守鮮會合顧念疇昔之樂不可復得俯仰人世戚然以悲而尤悲君之沒不得大發其中之所藴也故爲表之以慰君之思且使後之人有所考焉

贈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毛君墓表

君諱吉字宗吉浙之餘姚毛氏子少負傑特以斂學名於鄉景泰甲戌舉進士中第天順改元除刑部廣東司主事披奸發伏不少怵於權貴之勢以敝其法同僚多勸君以稍縱以遠禍患君毅然持其直不能改也辛巳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凡獄訟經君判決者人皆謂不冤嘗分巡嶺東道盜起潮郡君部分軍士捕獲其尤強者餘皆散去既而高雷廉三郡盜大起復以君而平巡撫葉公上其功　朝廷降勑褒獎陞副使君益感激以圖報稱適惠之河源報流寇殺掠人君即簡兵赴救歷七晝夜與賊逼力攻劫之未幾

新會又告急君乘夜發舟至其境平明縱兵擊之斬首數十級賊奔潰君復麾兵追之不及俄而賊餘黨二萬餘自他所至遮官軍歸路前鋒指揮闞華等戰死從吏勸君馳馬從間道走君怒益督戰而力不支遂遇害實成化改元三月一日也時雲霾四塞雷雨大作賊驚駭遁去越八日麾下士始得其屍以殮顏面如生柩至廣城弔哭者屬途有司具以聞 上爲之嗟悼 勅贈廣東按察司按察使驛還其喪遣行人諭祭于家仍命其子科爲國子生以俟錄用嗚呼廣東西烽警餘十年連數十州皆爲榛莽之墟生民

流離顛踣殆無遺類矣將臣屢奉　命出師征之稍剪其枝蘖輙奏成功　冒取封賞而盜之縱橫猶自若也君方奮力効忠遽死鋒鏑之下使其志不就民不獲休安是孰爲之哉蓋有不可得而知也君之世次履歷浙江按察司僉事曾蒙簡具誌于幽坎余徒述其在廣之事以表其志節且俾夫貪功竊祿以苟生者知所愧焉

河南道監察御史伍君墓表

伍君諱驥字體馴吉安府安福縣忠孝里人也景泰甲戌中進士第觀政吏部擢福建道監察御史持邦

憲以繩不恪號臺憲之良奉 命按治浙江有百戶
駱名善者老不任事于死惟一孫尚幼弱令從姪鏜
代之鏜死其子誣名善之孫爲故兵部樂姓者子抑
充兵役因世奪其官事久不能白偶有以事告君者
君廉寔㧞其孫於行伍中還以官衢之民葉姓者有
無賴子强汙其母憤甚以計誘殺之有司處以法君
謂其情可原矜力爲論奏得减死及歸滿三載秩都
御史及吏部尚書皆署其行績曰最而君益愼脩其
職不敢怠尋丁繼母憂服闋調任河南道又奉 命
廵按福建行次建寧聞上杭民嘯聚殺掠徑趨汀州

且檄三司官以兵來會兵未至君先以單騎赴上杭
詗出沒之處道遇邏俘賊女婦數人械繫苦楚甚君
悉縱遣之召一鄉老與之偕至賊壘諭令來歸君詔
宿道旁致仕教官家以待明日賊自壘至者十數人
又惻遣之今遍諭　朝廷寬貸之恩於是賊相率來
歸浹旬得萬餘人令有司厚撫恤之其首惡猶擁衆
不下君躬督戰士挑賊出與戰別遣一將從間道入
焚其壘賊勢窮蹙且潰且降上杭遂寧已而建寧屬
縣盜起君又督兵往平之鎮守內臣欲上其功君謝
曰此臣子職分耳何敢言功竟不上君因討賊出入

萬山中冐瘴癘得疾猶徧歷諸郡緝奸吏以紓細民代歸踰年疾益甚卒成化乙酉十月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曾祖諱洪洪武辛亥進士祖諱述經父諱晃樂淸縣知縣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母彭氏繼母黃氏元配彭氏繼配劉氏俱贈孺人子男三長希閔天順壬午中江西鄉試次廉習舉子業次游早夭女三長嫁劉廷用次嫁歐陽某次尙幼君少穎異力學年十七克邑庠弟子員已能服倫類樂淸公沒官所匍匐迎柩歸于正寢哭奠之里俗以爲嫌君弗顧也既而卜葬薦紳大夫及邑人重君之孝會送者至數

百人事從父有禮處兄弟有恩家之合食千餘指逾三十年無間言與人言必信賙人之窮匱不責其報里有訟爭以義解之多悔服所至咸樂與之親然皆以禮交際非苟合也其脩於身施於家以及其鄉者如此則其移於官而理也宜哉惜乎無年而没不得躋通顯以大發其中之所藏然所立亦已偉矣君之卒也惟從子刑部主事希淵在側經理其喪至明年春希閔始來奉柩歸葬于故里予念與君嘗往還又德其平上杭之盜得不蔓延我隣邑遂取君之内弟翰林編修彭彥寔所述事狀表其大而可章示于後

者貽希閔使刻石置墓上

于遐邇使忠義者增氣讒邪者愧心其有功於天下後世過錢氏遠矣而墳墓不治行道之人皆爲之興嘆况吾徒沾被其賫發者乎此滕公所以倡爲於上而諸君樂相成之蓋其事雖若緩而實急出於尋常世吏之所不及爲而有以慰吾人景仰先賢之心遂爲記之以告後之嗣政於此者知謹視俾勿壞

重脩慶陽府儒學記

慶陽府舊有儒學廢於元季兵燹而更新於國朝洪武壬子實通判吳士英之所建也歷六十三年爲宣德甲寅知府裴知教授李潮海復繕脩之又二十九

年爲天順壬午知府張君翔以廟學之脩皆狹隘且歲久日入於敝謀諸分廵按察司僉事張君紳出公錢買民地以廣其基而明倫堂及學舍敝陋尤甚遂先作之成化丁亥復率同知陳敬通判李誠薛祿推官李榮教授劉盤訓導郭春袁膺各出己俸作大成殿與夫兩廡重門饌堂庫庾庖湢皆撤腐以爲新締構堅密制度弘麗加于舊觀多矣其樂器及祭奠之具昔所無者今皆備焉既成學之士皆以爲喜屬湖廣按察司僉事趙君銘來求記予惟學校之設非徒使士習詞章于世取祿而已盖有弦誦以陶其心有

明命之初輒詔天下府縣皆設學而列聖新飭教規以作興士類者屢矣慶陽之學自始建及今不廢而才之見于用也往往以勛業名寧非有司之奉　詔命者勤歟知府張君以爲吾繼其後不可荒惰以隳其成乃與諸君篤志脩舉而又歉不及民其爲才賢豈尋常世吏可及哉予嘉之而爲之記且示夫凡有司之廢慢者使知務云

重建光澤儒學記

光澤邵武之支縣也儒學舊在縣治東南南向宋慶曆四年建元天曆二年縣令况逵因廢址建雲岩書

取而聲罪以誅之窺其穴四出繚而曲窮而深通墉基之下西延于隣莫知止極用爾不果墐之而已絕之而已毋俾其復來也及暮而入臥故穴又通嚙隻聲作擲礫擊之鼠乃散走明夜復然執燭視之鼠羣然據穴而集詬叱之卻而復前唧唧然聲愈急若有怒容若有欲訴而非人類不能言余復叱之皆逝去又明夜復然乃退而思之反覆而揣之是鼠爲窦穴以居俾人不能獲討之獧也竊人之物詬叱之不憚是玩侮也且怒且訴其意何居豈以世之獧計玩侮者多乎而欲訴之以自釋乎彼其饕食於民政事不